

#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风水格局解析——以四川雅安上里古镇为例

肖 竞 曹 珂<sup>1</sup>

**【摘要】** 在古代“风水学”思想指导下营造建设的我国传统城乡聚落，既是有形的物质遗产，同时也体现出了古代文明无形文化的智慧结晶，是一种特殊的景观遗产对象。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文化景观遗产的新概念，旨在强调从价值层面对遗产的物质载体进行解读，从而拓展人类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本文以文化景观“物质—价值”合一的视角，对四川雅安上里古镇的风水格局进行案例剖析，力图厘清我国传统聚落风水设计的文化意涵、再现其空间魅力，以求为传统历史村镇保护发展研究提供新的理论线索。

**【关键词】** 文化景观；风水格局；文化意涵

**【中图分类号】** TU984.11<sup>+3</sup>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304(2014)03-0108-06

## 0 引言

以古代风水堪輿学为导向规划布局的我国传统城乡聚落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景观，它不仅是人们日常生活演绎的舞台，同时也是地域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展示与传承的纽带。何晓昕先生、陈志华先生、王其亨教授、韩增禄教授、俞孔坚教授、强锋教授等国内城市规划、建筑与景观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已分别在《风水探源》、《北窗杂记》、《风水理论研究》、《关于风水的评价》、《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建筑风水学研究》等著作与文章中从风水理论的发展源流、风水文化的生态观与技术内涵、风水景观的文化意义等角度对我国传统聚落中的风水文化与风水布局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与深刻的理论阐释，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sup>[1-5]</sup>。

然而，在迅猛的城市化发展浪潮中，以快速城市化、现代化为目标的功利思维逐渐屏蔽了传统的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使大多按照传统堪輿理论规划建设的历史城镇整体空间面目全非。与此同时，对传统文化的无知以及对空间格局背后文化意涵的敷衍，也使得近年来在良好意愿下的历史聚落保护性破坏现象愈演愈烈<sup>[6]</sup>。综合上述两方因素，本文希望结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以文化景观“物质—价值”合一的视角去重新审视、梳理我国传统聚落的风水格局，再现其空间意涵与文化魅力，以求厘清当下历史城镇保护实践中的

## 1 从文化景观视角看传统聚落及其风水格局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作为人化自然过程的一种文化性展示，其概念最初源自西方文化地理学界，在文化地理学、景观生态学、人类生态学等学科中有着悠久的历史。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纳入遗产对象范畴。作为一种新兴概念，文化景观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传统遗产保护的反思与再认识<sup>[7]</sup>。

### 1.1 文化景观理念的引入

#### 作者简介：

肖 竞：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ck8109@126.com

曹 珂：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景观对于懂得读它的人来说是历史的记录”<sup>[8]</sup>；文化景观则是“由特定文化族群在自然景观中创建的样式，是有着丰富时间层次的人类历史，是凝聚着传递场所真谛的人类价值”<sup>[9]</sup>。由此可见，文化景观是人化自然的结果，“它反映了人类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则正是人类智力和文化的基础”<sup>[10]</sup>。但只注重形式分析与物质保护的传统聚落研究，却恰恰忽略了对本源对象的关注，遗失了聚落景观、结构与形式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基础。因此，本文希望以文化景观的理论视角作为研究的切入点，重新审视我国传统城乡聚落及其风水格局。

## 1.2 作为文化景观遗产的传统城乡聚落

“我们周边的景观都是人们居住、改造过并随时间变化的。这些身边的日常景观都可以称为文化景观，它们是人类干涉自然后留下的成果，也是人类活动、人类价值和意识形态的记录。”<sup>[10]</sup>文化景观强调从价值意涵层面对景观对象进行文化解读的理念，突破了传统遗产保护中认识层面“自然—人文”的泾渭界限与“有形—无形”的类型藩篱，有助于人们对历史遗赠的各种景观遗产对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的全面理解。因此，在文化景观视角下，作为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作用、最终体现在人类生存空间与日常活动各环节中并持续演进的对象，我国的传统城乡聚落既是一种活态遗产，同时也是一种文明、思想的记录。它既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文化景观类型划分标准中“有机进化之乡土景观”，也是我国文化景观分类体系中的聚落型景观遗产对象<sup>①</sup>。

## 1.3 文化景观视角下传统聚落的风水格局

我国自古以来，从城市到村落，乃至个人宅邸，在规划与建设的过程中，大都有“相天法地”的传统，即按照风水之术进行选址、布局。“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从字面上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水”是大地的血脉，均为万物生长的本源。因此，风水学也称堪舆术。堪为天道，舆为地道<sup>②</sup>，风水堪舆即为研究天地之道、构建和谐人居的学问，堪舆为体，风水为用。但由于古时江湖术士借之混世，近代文化革命又矫枉过正，风水堪舆之学要么作为通天地的大学被披上神秘面纱，要么归为腐朽四旧被贴上迷信标签，长期以来，从未被从科学与文化的角度得以正视。然而，从科学的角度看，风水学既不像门外汉隔行相望、高山仰止般深邃，也不似假学究附庸风雅、穿凿附会般肤浅，它本质上其实是古时朴素自然观与有机论基础下，各种环境科学与建筑、艺术设计的巧妙融合。“它集天文学、地理学、环境学、建筑学、园林学、伦理学、预测学、美学于一体。”<sup>[12]</sup>因此，从文化景观的角度来看，受传统风水学影响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可视作前人为了追求理想生活状态，结合当时的知识与技术水平，选择、适应、改造自然，有意识地分析环境、规划空间，将人工意志与活动注入自然本底的结果。这些景观在价值的维度上阐释了我国古代农耕文明生产力条件下，地域原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精神信仰，揭示了聚落发展与空间建造过程中各种社会历史现象，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反映了地域建造技术与文化审美的多样性。

# 2 文化景观视角下上里古镇风水格局解析

对于传统聚落而言，合理的保护与承继应首先建立在价值层面对其空间的充分审美认同与深刻文化认知基础之上。因为对景观内涵的理解与共鸣才是传统聚落保护的前提与基础<sup>[13]</sup>。本文结合文化景观的理论视角，以雅安上里古镇<sup>③</sup>为例（图1），希望通过对其空间格局形式表征的系统剖析，从选址、点穴、喝形等多个角度全面发掘、展示我国传统聚落风水堪舆之术神秘面纱后古人建造理想家园的生态观念、人文动机与技术手法，并以此作为梳理、保护传统聚落空间格局的方法论基础。



图1 上里古镇人地和谐的整体风貌  
Fig.1 pastoral environment of Shangli

## 2.1 山水格局中的相地之学：结合堪輿选址规划聚落空间

“相地选址一直是风水堪輿学的首要议题与使命，不仅村落受风水控制进行选址，城市选址大多也参考风水原理。”<sup>[14]</sup>区域位置、山川地理、物候条件历来都对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影响显著，特别在生产水平较低的农耕文明时期，人居品质的高低更是直接由定居点资源环境的优劣所决定。因此，在古代聚落建立之初，对基址的选择显得尤为关键。风水中的相地之学便是通过对土壤、水流、风向、植被的踏勘与辨别，在一定区域内选择适宜发展的建设用地的一门“规划理论”。其根本出发点，仍是围绕人类在大地上生存这一命题，为支持种族长远持续发展选择福祉、打好根基。

通过不断的经验总结与实践修正，古人在相地层面最终形成了所谓“四灵守中”<sup>[15]</sup>的象形化典型模式归纳。《阳宅十书》在关于家宅选址中论及“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汙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sup>[16]</sup>（图2）而《藏经》和《灵城精义》在描述规模较大的城镇选址时，更将四灵守中的理想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多元化，扩展至“背靠（祖山、少祖山）、朝案（朝山、案山）、左辅、右弼”（左右有浅阜长冈，称之为龙砂、虎砂）的完整格局。

从空间规划的角度来理解，标准配置的“四灵守中”强调了家宅与村寨作为最基本生活和生产单元，赖以维持生计四大功能要素：用以御风（屏蔽北来的寒流）与保护私隐、甚至必要时可伐木取薪的背山“玄武”；农耕灌溉、养殖与日用汲取的水源“朱雀”（面水还可争取良好的日照，同时以水陆比热的差异调节区域小气候）；日常出行与商贸运输所依仗的水陆通道（青龙、白虎），此外流水还兼具浣洗与排污的职能<sup>[17]</sup>。而朝、靠、辅、弼等枕山、环水、面屏的功能强化则是为满足城镇等人口规模扩大后的聚落在文化观赏与军事防御方面的进一步需求：朝山更多具有观赏与文化激励作用，近处的靠山承担了部分郊野公园的职能，远处的靠山与辅、弼一起，则突出了军事防御的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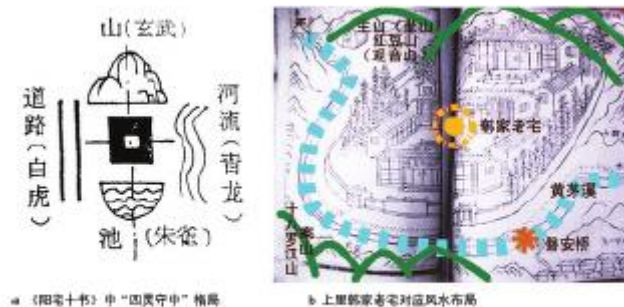


图2 上里古镇主体空间“四灵守中”的风水布局  
Fig.2 the classical Feng Shui layout of Shangli's typical building

纵观上里古镇山水格局，场镇先民在选址和整体空间规划上无不考虑了上述问题：场镇北枕观音山（红豆山），以之为靠；南临黄茅溪，可汲、可灌；溪南为大片耕田，山北为大片竹林，可耕、可樵。因位于靠近川西的丘陵地区，完整的田壤较为珍

贵，故而古镇在场址选择上取用了观音山脚附近河流北侧的台地，而特意让出了黄茅溪南侧盆地中水源充足的耕田以作农业生产。这一布局也使得镇上房舍可少受潮气，利于居者健康。此外，在交通方面场镇西有山道连通后坝、中里（如今主要陆路通道已改迁至平行陇西河的雅上公路）；东临陇西河，便于上游丰产的竹木资源输运。扩大空间范围来看，场镇又形成以观音山为坐，以南面“十八罗汉山”为案（屏），东面庙屏山以及其长冈为龙砂的面屏、辅枕格局（图3）。



图3 上里古镇整体环境“面屏、枕辅”的风水格局  
Fig.3 the overall Feng Shui pattern of Shangli

综上所述，上里古镇的山水格局充分体现了古人结合堪舆选址系统规划聚落空间的各种细致思考，而这些观点也可从当地望族的宗谱记录、甚至堪舆插图中得到印证。后人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朴素唯物论下实用主义的技术观与顺应自然（即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对于现代文明而言，这些价值观念与规划原则都是极具发展指向意义的精神遗产，在城镇发展过程中应结合关键空间结构要素的控制与保护共同传承（图4）。



图4 上里古镇整体风水格局保护中自然与人工要素的保护与控制  
Fig.4 the conservation elements of overall pattern in Shangli

## 2.2 桥塔构筑中的点穴之法：借助人工构筑完善自然格局

在客观的自然环境中，能够绝对符合风水学相地标准的吉壤是非常稀少的。而且，所谓“风水轮流转”，风水学中素来讲究“一龙一人”的说法，即一处吉壤也只能保全一代人<sup>④</sup>。随着各种生产、生活与建设活动的展开，人对自然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与强度的不同会对聚落先天的风水格局禀赋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为了长久持续的繁荣，除相地择址外，人们还需通过在关键位置不断地进行人工维护。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通常情况下风水师也很难找到如典籍记载般十全十美的建设基址。古人只能寻求“相对有利”的地理位置先定居建城，而后再通过人工构筑的后天增补，对聚落风水格局进行调节和完善。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风水学逐渐形成了另一门核心理论与技术：点穴<sup>⑤</sup>，即在选择自然之后进一步通过人工方式改造自然，弥补现状环境缺陷的方法论。

“穴”在风水学中为旺气集中之地，概念较为抽象，但也可简化管理为空间意义上的节点。在山环水抱的聚落环境中，所

谓的“穴”通常位于空间标识处、制高点、转折处或视线隐没点等位置（即场镇入口、屏山山峰、去水水口等），在这些节点空间会建有牌坊、庙坛、经塔等人工构筑物，使人工、自然相互映衬，地脉与时运相互配合。于是，“点穴”便在景观上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聚落形态鲜明，更具标识性；同时，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激励与提振，有助于地方归属感与凝聚力的形成。

以上里为例，古镇水口位于场镇下游200m今新镇入口处，在天然形势上其东西两侧山峰形成自然“关锁”<sup>⑥</sup>之势；在人工构筑上，先人通过磐安桥及两侧树木共同掩蔽水口，进一步象征性地加强了关锁之局<sup>⑦</sup>。又因黄茅溪汇入陇西河后，河水在此转向，此处又为聚落空间视线的转折、隐没与形势最低处，古时人们还通过“造塔提势”的方式，将文峰塔（字库塔）建于桥头（图3、5），催助地方文运。除此之外，古镇中还有多处桥、塔、牌坊，位于场镇景观视线汇集之处。这些节点空间处的人工建、构筑物，共同反应了古代匠人结合点穴之法建构聚落功能、景观系统的各种匠意与巧思，展现了一种人工与自然和谐、互衬的审美观念。这些审美观念产生于具体的空间体验与营造实践，同时也应在传统与现代空间不断协调的磨合过程中融入聚落持续发展的景观系统（图4、6）。



图5 古镇水口位置的“点穴”构筑物  
Fig.5 cultural tower at water outlet in Shangli



图6 上里古镇核心区街景立面修复设计中点穴景观要素的梳理与保护  
Fig.6 the node cultural landscape presentation in elevation restoration design of Shangli

## 2.3 意象传说中的喝形之道：通过观势喝形调节社会心理

在选得福址、完善格局之后，聚落逐渐繁衍生息。在此过程中，各种无法预计的天灾人祸仍会不时出现，侵扰聚落的居民，进一步发展为各种心理上的忧虑与恐惧。与此同时，各种对功名利禄的祈望也不断在人们心中滋长。由此，各种趋吉避祸与文昌财旺的祈愿逐渐产生。为满足衣食保暖之后人类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诉求，使居民在心灵上获得慰藉、满足，毫无顾虑地安居乐业，风水师与地方文人会结合对聚落中各种自然、人工景观的观察与联想赋予其相应的空间寓意。借此寓意，人们建立起景观与相关人物、事件的联系，从中祈求平安、福祉、兴旺，以一种超自然的心理暗示增强人们对居住地永续发展的信心，以达到满足居民心理需求、增进乡土地缘凝聚力的目的。风水上称这种方式为：喝形。在上里古镇中，其先民便通过喝形之法对其座山与屏山以及场镇街道进行了风水意向的文化关联，至今仍流传着两则意味深长的喝形传说：

### （1）“十八罗汉朝观音”——案山与坐山的喝形寓意



古代聚落在选址相地时，通常以“笔架之形”为标准选择案山，以此寓意“文笔蘸墨”，可护佑地方文风兴盛，子孙登科。因此，一般传统聚落的案山都为三峰以上的“叉型山丘”。而上里古镇的案山更为别致，与古镇隔溪相对，山峰起伏不绝，有十数之众，而与其遥相呼应的坐山又巍峨高挺，加之东西两侧峰峦叠嶂，从高处俯瞰，形似盛开的莲花。由此，古人将案山之形喝为十八罗汉，坐山之形则喝为观音，东西山峦喝为莲花宝座，继而有了“十八罗汉朝观音”的风水喝形之说，并由此汇集众多吉祥如意（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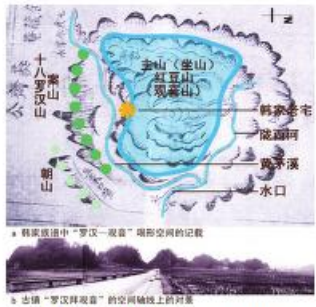


图7 古镇“十八罗汉朝观音”的喝形格局  
Fig.7 the rokans worshipping bodhisattva pattern of Shangli

（2）“街井水，克山火”——街道格局的喝形寓意

古镇另一处喝形空间位于场镇内部，为“井”字形街巷格局。因古镇房舍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上里在近百年中先后历经四场大火，造成场镇居民极大的心理阴影。于是，人们迅速对此作出应对，通过喝行理论找到火患频发的因由，即由场镇周边自然环境构成的“火”字型平面空间布局<sup>⑧</sup>（图8），再有针对性地对场镇街道格局进行调整，打通两处路口，将场镇核心区街道纵横排列成一个“井”字，寓意“井中有水、水可克火”，借此祈求平安、防止火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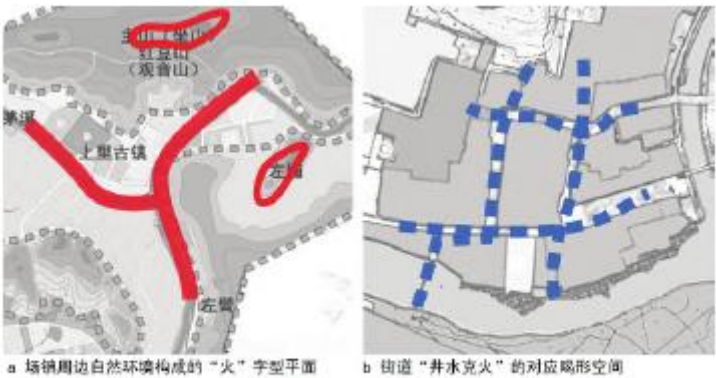


图8 场镇街道“井水克火”的喝形空间  
Fig.8 the hill fire and well water pattern of Shangli

古镇中妙趣横生的风水传说，体现了风水学通过象形比拟在古老文学、哲学思想、礼教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建立联系的喝形之道。这一方法也赋予了风水文化独特的哲理意趣。从中我们可感受到巧于因借的古人，在构建安居之所和营造美好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将物质空间上升为文化空间的努力。通过观势喝形，人们得以建立起一种将有限的“形”转化为无尽的“象”，从而进一步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空间之“意”的方法。同时，这也是风水之道中通过心理学暗示的方式激励、抚慰和调节原住民精神状态的一种手段。

3 结语

综合全文分析，以文化景观的视角来衡量，传统聚落中的风水格局、风水文化可被视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它既包括客观的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空间形式背后的人文价值内涵。以往的聚落风水研究过于注重现实层面案例对象的类型总结与模式归纳，而忽略了格局呈现结果与建造动因之间的因果逻辑分析。因此，对传统聚落风水格局的保护，价值层面的挖掘、分析与解读是更应受到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世界遗产委员会强调文化景观是“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侧重于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在聚落风水文化中，这一理念从技术观、审美观到文化心理，得到了全方位的展现。在上里，古人根据天文、地理、物候学的基础原理，结合自身实际需求，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通过不断选择、改造自然的建筑活动，形成了富有人类文化学意义的风水景观。人工与自然在漫长岁月中的磨合逐渐使这些景观具有人文意趣，最终升华为现代人眼中的文化元素。在这一过程中，人的需求是风水景观产生发展的诱因；而生活体验则是推动技术、科学与审美价值观念不断变化的原动力。风水学正是一门人类在加工自然、塑造自我、满足需求、感悟体验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和修正形成的生活百科与价值准则，它并非什么高深理论、玄奥秘术、繁琐仪式所拼凑的鬼话神符。而是与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朴素唯物观与方法论，有着其具体实在的动因逻辑。因此，在历史城镇、村落风水文化景观的保护中，更应看重的是对聚落质朴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的维护，而非通过直接的外部经济、政策手段施以强制干预。因为正是蕴含了各种问题导向、需求变化、方法应对的现实发展过程本身才使得最终的物质形式具有了文化层面上的意义。

注释：

① 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分类标准中，城乡聚落属于“有机进化景观（OrganicallyEvolving）”。而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划分标准中则属于历史乡土景观（HistoricVernacular Landscape）。笔者则在2009年关于我国文化景观类型划分的研究中，将其归列为“聚落景观”<sup>[1]</sup>。

② “堪”意通“勘”有勘察之意，引喻为窥视天机之术；“輿”本指车箱，有负载之意，引喻为疆土与地道。

③ 上里古镇位于四川雅安雨城区北部，距市区27km，依山傍水，位于黄茅溪与陇西河（也称白马河）交汇处，田壤丰腴，木屋为舍，环境怡人。古镇初名“罗绳”，后因韩、杨、陈、许、张五大家族居住于此，又被称为“五家口”。场镇历史上曾为南方丝绸之路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也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关隘及茶马司所在地，近代也留下了众多红军长征的足迹。1982年，古镇被四川省登录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004年又被列为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古镇内至今仍保留有许多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与大量传统院落民居以及古桥、塔、河堤、牌坊、石刻、砖石木雕等文物古迹。而古镇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风水格局更是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意涵，是研究与理解中国古代聚落风水观与堪輿学不可多得的空间活化石。

④ 一代人可以是一个世代、一个朝代，也可是一辈，要视使用者对资源开发、利用的方式与度而定。因此，“一龙一人”的观念实际是可持续发展观在风水学中的一种表达。

⑤ 此处提及的点穴与下文论述的喝形通常为风水学“形势宗”所注重内容。自唐宋以后，风水术逐渐演变成“形势”与“理气”两大宗派；“理气”以天道相学为主，强调观星辨位，以季节时令与空间方位作为支配自然万物的规律，谋划聚落布局与选择出行事宜，类似现代的天文学、气象学；“形势”即根据山形、地势选择宅基，类似现代的地理、地质学。

⑥ 按风水学说法，水是财的象征，不可轻易流失。所以，水口要有“关锁”，最好有狮山象山或龟山蛇山隔岸相对，把水流逼得打一个弯。这样，水就不是无情地“一泻无余”，而是显出“去水依依”的情态。

⑦ 因去水是不能真正堵塞，因此水口点穴时常用庙宇、亭阁、桥梁、水碓、树木等去掩蔽。

---

⑧ 两条主要溪流黄茅溪和陇西河为撇、捺，两座山峰红豆山和庙屏山为火的两点。

**[参考文献]:**

[1] 何晓昕. 风水探源[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0.

[2] 陈志华. 北窗杂记[M]. 郑州: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3] 王其亨. 风水理论研究[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2.

[4] 俞孔坚. 理想景观探源——风水的文化意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5] 强锋. 建筑风水学研究[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2.

[6] 肖竞, 曹珂. 从“刨钉解纽”的创痛到“借市还魂”的困局——市场导向下历史街区商业化现象的反思[J]. 建筑学报, 2012, (S1): 6-13.

[7] 曹珂, 肖竞. 文化景观视角下历史名城保护规划研究——以河北明清大名府城保护规划为例[J]. 中国园林, 2013, 29(02): 88-93.

[8] Hoskins W G.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M]. London: Penguin, 1985:53.

[9] Sauer C.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J].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1925, 2(02):19-54.

[10] Taylor K. 文化景观与亚洲价值: 寻求从国际经验到亚洲框架的转变[J]. 中国园林, 2007(11): 4-9.

[11] 李和平, 肖竞. 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 中国园林, 2009 (02):90-94.

[12] 亢亮, 亢羽. 风水与城市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1.

[13] 肖竞, 曹珂. 叙述历史的空间——叙\_\_\_\_\_事手法在名城保护空间规划中的应用[J]. 规划师, 2013, 29(12): 98-103.

[14] 潘谷西. 中国古代建筑史[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525.

[15] 孟祥武, 叶明晖. 基于景观营造角度的勉县武侯墓规划风水意匠浅析[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3, 28(04): 90-94.

[16] 李城志, 贾慧如. 中国古代堪輿[M].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8: 181.

**[图片来源]:**

图1: 作者改绘自当地摄影作品



---

图2：作者结合《灵城精义》与上里韩氏族谱

资料改绘

图3：作者结合《藏经》与上里规划资料改绘

图4、6、8：作者绘制

图5：作者拍摄

图7：作者拍摄绘制

收稿日期：2013-11-19

（责任编辑：申钰文）